



散石集

• 秦晓鹰 著

散 石 集

秦晓鹰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责任编辑：金 梅

责任校对：段健瑛

封面设计：周晓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贾志坚

散 石 集

秦晓鹰 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260000 字

1996 年 7 月第一版 199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0921-O/G · 121 定价：15.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石集/秦晓鹰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
ISBN 7-5058-0921-0

I. 散… II. 秦…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365 号

目 录

散 文

那年，雪下得好苦	(3)
童子功	(10)
无名之星	(18)
上级是不是上帝	(26)
白天的星星	(34)
将军们	(41)

杂 文

电话亭的“中国特色”	(55)
东方不败（之一）	(57)
东方不败（之二）	(59)
生意经与道德经	(61)
民主之帆升起在彩云下	(62)
办公室有棵摇钱树	(67)
永不搁浅	(69)
假祸	(73)

古人也有拜金主义	(75)
“名人效应”与“专家治国”	(76)
曲库×长	(78)
真善美实大冲撞	(79)
猜猜 1996 年	(81)
风雪当练“童子功”	(84)
知识只属有心人	(86)
不惑之年的困惑	(88)
希望的“净土”	(90)
诚实劳动还有没有用?	(92)
健忘与梦呓	(94)
预测的危险	(96)
未来的冲突	(98)
高处不胜寒	(101)
征服的悲喜剧	(103)
万是千非话“国企”	(106)
9.23, 我生日	(109)
中国人的“世纪末情结”	(111)
话说“无价值判断”	(114)
信任没有继承	(115)
财从才来	(117)
“五四”四想	(119)
见义勇为	(121)
侃·款·闲·钱	(122)
敬鬼神与“敬天使”	(124)
似无而有 似柔而刚	(126)
心祭与幻想	(130)

督抚大人的困惑·····	(131)
祖国是什么·····	(133)
与共和国同龄·····	(135)
心路遥遥无平凡·····	(137)
文化快餐? 文化垃圾? ·····	(139)
造福与为祸·····	(141)
潇洒莫如毛泽东·····	(144)
走向东方: 一个未解之秘·····	(146)
星光在四壁闪烁·····	(149)
三百年前的雷声·····	(151)
飘逸的深沉·····	(154)
苦难与风流·····	(157)
用未来作标尺·····	(162)
竞争有无公平·····	(164)
“从政热”与失落感 ·····	(166)
阳光·月光·星光·····	(168)
向青年毛泽东学什么·····	(171)
润泽东方·····	(176)
黄河东入海·····	(180)
人民会不会错? ·····	(181)
我们失落了什么·····	(183)
作文与作官·····	(185)
无聊的评论·····	(187)
黄色与黑色·····	(189)
充满深情 充满平静·····	(191)
拿不到学位的大学·····	(197)
世界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199)

称孤道寡不寂寞.....	(201)
了解中国的两把钥匙.....	(204)
强大的中国悄悄降临.....	(206)
怀旧之风源于何处?	(208)

时论与札记

读着历史 读着青春.....	(213)
一身伤痕真情在 满目风雨壮歌行.....	(218)
彩练与锁链.....	(225)
百年之旅.....	(234)
哀兵必胜.....	(243)
神像在摇撼.....	(252)
引向死亡的功勋.....	(260)
苦味的热情 多彩的选择.....	(270)
一个历史学家对未来的思索.....	(277)
八方精萃 谁竟中选.....	(281)
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	(293)
飞翔吧, 白天鹅.....	(298)

*

*

*

*

扫描秦晓鹰 (代后记)	甄城成 (309)
-------------------	-----------

散 文

- 为什么泪满了又枯/为什么路通了又堵/那一年，风刮得好大/那一年，雪下得好苦。
- 美国爆米花、瑞士巧克力，都不如五香花生米！
- 高尚的事业只需要学识、真诚、智慧、与大山与大河的磋磨；而不需要心术、算计、权谋、名与利的枷锁。
- 成功，是一个一言难尽，甘苦自知的“秘密”。
- “令人驻足惊叹的往往是在人的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东西”——约翰·列斯金语。
- 人心曲曲弯弯水，世间重重叠叠山。

那年，雪下得好苦

1993年12月初，天津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我刚刚完成的一部专题片《父老乡亲——中国农民的命运》。李娜演唱的主题歌也是我作词。歌词如下：

为什么泪满了又枯/为什么路通了又堵/那一年，风刮得好大/那一年，雪下得好苦/喔，乡亲、父老乡亲/想你们想不够/说又说不出。

事后，有记者问：“晓鹰同志，能否谈谈创作这首歌词的体会？”我愣怔了半天，只觉得在张口，唏嘘半晌，竟还是个“说又说不出”。

是的，那一年，就是1972年年初，吕梁山的雪下得好苦呵！雪花竖着下、横着飞。沟沟峁峁、路路岔岔、空旷的田野、干涸的河床、还有槐树榆树漆黑的树干上全罩着厚厚的一层白。只有农家窑洞前悬挂的一串串辣椒、玉茭还闪出几点红、闪出几缕黄。

就在那个冬天，我亲眼所见的几件事，使我终生不忘。每当想起那些人和事，我就又像听到北风的呼啸、看到一团团的雪花。真的，那风和雪不是吹到飘到身上，而是永远落进了我的心里。

“我，41年入的”

作为吕梁地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名新来的小干部，我奉命下乡到地区所属的临县去了解农村“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抬头”的情况。临县是当年八路军创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朱德、刘少奇、贺龙都曾经留下过足迹。

那时我们“下乡”可不像这会儿：凡是上头来的就要前呼后拥，小车开道，“革命小酒天天醉”。那时没有这风气，不想、不敢，也没条件。我是坐长途汽车去的。下了车，迎着风雪走了十几里，已是饥肠辘辘，便寻到一处“酒家”打尖。说是饭馆，只是名称，里面只有4张桌子。菜只有一种：粉条熬白菜；主食是玉茭子面与白面掺合做成的大饼；酒也是只一种：薯干白酒。免费提供的只有桌上一罐生辣椒酱、一罐盐和一壶劣质苦涩的醋，山西特色嘛！我已到山西呆了3年，而且年轻容易随众，所以早成了半个“老西儿”，自然对这些都吃都能受用。虽说我是个月工资28元的最低层的小干部，但在老百姓眼里，也算吹不着晒不着吃安生饭的“公家人”。

刚吃几口就咬到了白菜根。一碗熬白菜，除了有限的菜叶，净是帮子，你他妈再给我弄个白菜根，我两元钱不是白花了。我这份憋气哟，又不知怎么发火，用筷子把那家伙一拨拉就扔到了桌子底下。就在这时，这故事的主角出场了。一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老大爷竟迅速匍匐于桌下，捡起那疙瘩菜根，擦擦放进嘴。看着他上下起伏的喉头，我的手抓不住碗也拿不住饼，心头一紧一紧。山西人都知道临县穷，也知道几乎全省、邻省好些个火车站、汽车站里逃荒要饭的不少都带着临县口音。但我没见过眼前这“阵式”……不久前我见到临县“县太爷”“父

母官”时，红光满面的他还边剔牙边说：我们县已经从此摆脱吃救济粮的历史啦！

往下怎样了？往下讲，就是我把老人扶了起来，就是我把所有的菜汤、大饼给了他。他大口吞咽大声咕噜地告诉我，他们那个村秋收后每个人平均全年口粮只有56斤（28公斤）。过了大年，全村都去逃荒了。他们几个党员没走，不能眼看着村里没人照应，“不能那么丢人败兴，饿得挺不住，就到周围几个小铺、车马店转转，讨口吃的。党员如果也都走了，开春谁种地”？

“您是党员”？！

“我，41年入的”。

我不再问，也不能问，只是仰起脖子把那4两薯干酒一口灌下，推开店门，迎着漫天飞絮走了。只觉得泪水夺眶而出！

书啊，书

我现在的书柜、书架上着实有一批老书。有中文的，有外文的，有用得着的，也有用不着的。但有几本，几次想清理掉又没舍得。其中一本是大名鼎鼎的原副总理谷牧同志的书，扉页上有他的签名。不过，书并不是他送我的。听到这里，可能已有人要露出鄙夷的潜笑。不说也会想：“这家伙，真是骨子里透着媚官的气儿。不就是一个大官的书吗？又不是送给你的，用用就留着，没用趁早当废纸卖了算”！

别人随便怎么说、怎么想，我还是没扔；它们，沉甸甸的。它们，让我常想起一个小村。

那个村的确很小。20来户人家分散在几个小山头。除了早晨和后半晌（当地只吃两顿饭）有炊烟从那几个山头同时升起，

好像烽火台似的，你几乎不会想到这么深的大山里还住着人家。我到那里，是因为事先有人向地委反映说这村偷偷办了个造纸厂、“弃农经商、大搞资本主义”，“反对毛主席以粮为纲的光辉思想”，上级叫我实地摸摸情况，回头写个调查报告。于是，我便“大驾光临”了。

又是一个大雪天，弯弯的山道几乎成了冰道。除非祖辈山民能用特殊的平衡术上上下下，生活在大平原的人要在这种道上走，没有相当的胆量，休想！毕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硬是跟头把式地“拐”进了村。好笑的是，这村的老乡把他们办的那个自发资本主义典型——造纸厂摆在了村口。

朋友，你千万不要有“工厂”的概念。那里只有化纸浆的小池子和一间铁皮木板搭成的破棚子。“工人”们伸着冻得通红的手，拿着几尺宽的竹篦子在纸浆池里捞，等到上面罩了一层薄薄的纸浆，就把竹篦子竖在向阳的墙根下。干了，揭下来，就是一张“马粪纸”。最原始的工艺、最原始的劳动，恐怕从蔡伦发明纸时，我们的老祖宗就是这么操作的。我十分茫然，这是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复活了的古代造纸博物馆呢？

最令我吃惊的，还是发生在造纸厂库房前的一幕。那里传来一阵阵孩子的笑声。男娃女娃、嘻嘻哈哈，破旧的棉袄、一双双冻得发红发肿像小胡萝卜似的手指头。“厂长”告诉我，这是放“冬假”的孩子在帮助干零活，记上几分工，也给操劳的爹娘分点忧。可是，当我走近看清孩子们干的行当时，心却发怵了。十几个半大孩子在撕着一本本平装的、精装的、中国的、外国的书籍！每天撕、每小时撕，每分钟撕，撕100斤记1分工。那都是从全省甚至邻省搜罗来的书，不知为什么，各地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果”竟会汇集到这么个山野之乡。我草草在那堆书山里翻看，一个个蜚声中外的名字撞击着我的大脑：托

尔斯泰、赫尔岑、罗曼·罗兰、屠格涅夫、左拉、雨果、狄更斯、杰克·伦敦、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巴金、茅盾、郭沫若，还有赵树理、马烽、梁斌、杨沫。更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政治书中除了毛选以外，甚至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孩子们的背后是一个大仓库，全都是这种“废书”。我带着求饶的口吻问“厂长”，能不能给我点，“厂长”爽然大笑：“这还不容易，那边有麻袋，装一麻袋要你5角钱”。“太贵太贵”。“那好吧，每一麻袋2角5分，很便宜了吧”。

是的，太便宜了。知识、精神财富，这些在人们看来本被认为是无价之宝的圣物，竟会在这里被撕掉、被打成纸浆。

朋友，你明白了吧？谷牧同志的那几本书就是在那次得到的。后来，我在南方一个城市遇到了谷牧的儿子，我向这位“公子”讲述此事，他沉吟良久，最后说，从我刚才的话中他已经逼真地看到这令人震惊的情景。

我呢？我的眼前已不是造纸厂的库房，而是1937年的德国柏林广场的熊熊烈火。就在那个广场，希特勒下令焚烧了一切可以找到的书籍。

离开这些孩子，我想我已无法再写什么报告。真的，这是资本主义在复辟吗？还是正在以革命的名义恢复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呢？孩子的笑声远了。我那一夜睡在炕上，也想得很远很远。

她是真真的阶级敌人

山西，是中国最大的煤炭基地。据说，不少地方的老乡家中没烧的了就在地上挖个坑，三下两下就能挖出几块煤，用纸

一点就着，这当然是夸张。不过，前几年“晋煤外运”几乎成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常常唠叨的话题。煤，是乌金。洪荒年代被称作太阳石。它是温暖的，它也是黑的。我尊重那些在漆黑中采掘光明的人。

不过，老百姓并没有那么深奥。“啥叫采掘光明，采哩，咱是为了自家烧，队里办个小煤窑，是为了搞点副业，大伙也有个现钱。”

这就是当时一个村办小煤窑的“矿长”对我说的。我都记录了下来。好哇，总算抓到了一条“资本主义尾巴”，要剥掉！“矿长”不知我是这个目的，还挺骄傲地带我到了窑口。

“下井去吗？”我问，“不成、不成。你细皮嫩肉的，划破碰破不好交待”。他说：“你们这里阶级斗争抓得咋样”？我问，这是未来的文章中必须写的。他想了想，漆黑的脸上露出一口白牙，笑了：“抓得好哩”！“咋个好法”？

见我掏出了记录本，“矿长”显出几分认真：我们这儿，有个真真的、大号、正牌的阶级敌人。我们生产一上不去，就搞批判。一批，大伙就有干劲，一抓就灵（当地念“诒”）。嘻嘻——听听，这有多可笑，可当时就信这种空话、胡话。

正说着，挖煤工们纷纷从坑道里爬出来了。大概是井底太热又不通风，个个都是光着膀子，穿上个裤头。除了一顶藤编的安全帽之外，没有任何“劳保”。再就是一盏电石灯。设在坑口的大磅秤，把他们连拖带拉弄上来的一筐煤过了秤，然后按份量发给竹签，收工后凭竹签多少记工分。雪花落在这些汉子们的光脊梁上，化成了水。转着圈吹的西北风也快把人吹转起来。一拿到签子，他们就哧溜一下钻回了“洞”，冷呵！

“喂喂，秦同志，那边，瞧哪个。就是我才说的那个阶级敌人，平时我们就批这个活靶子”。顺着“矿长”的手，我看见

了一个人的背影。那人最与众不同的是穿着件黑糊糊的“白”上衣，裤子腿卷上去，没有脱到只剩下裤头。突然，我惊呆了。这个真真的阶级敌人竟是女的。没错是女的。女性的曲线对我这种20多岁的小伙子来说是太敏感了。而且她绝不会超过30岁！她是谁？“她是三家村大黑帮分子廖沫沙的女儿，北京来的、大学生。”听着这回答，我觉得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涌，而且那血就像涌到了嗓子眼，堵得我说不出口。说不出，就只有喊，我的确觉得是在喊：“这活计怎么能叫女的干？让她在井上，帮助过秤！”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年轻小姑娘在那些汉子当中会遇到什么，是关怀、保护还是粗蛮、下流？看着“矿长”愣愣的，我又高吼一声“给她换个活计”！

这是我第一次“利用职权”，一个每月只拿28元的小官的职权。对面那个姑娘一定是听清了我的话，不然，她的肩头就不会猛抖了一下，只见她把头垂得更低，好像她只关注脚尖下飞旋的雪花。

多少年后，我无意中结识了廖沫沙的小女儿。我问她是否有个姐姐曾在山西农村的小煤窑挖过煤。她说“是”，而且“一度极惨”。

亲爱的读者，我年轻的朋友，请不要责怪我在你们晴朗的心灵上投下这样的阴影，不要责怪我在你们拿着金话筒唱着卡拉OK时，讲这些不中听的故事。我只是想说：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曾经燃烧于我们贫穷、愚昧的大地下的“地火”，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岩浆喷涌般的改革。如果我不曾目睹过这些深重的“左”祸和苦难，就不可能总是把自己，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与整个民族的兴衰相联。

不知有多少朋友、战友、诗友、学友、忘年友、烟友、酒友对我说，“你小子”、“您呐”、“秦老师”、“哥们儿”、“兄弟”、